

## 70 后的儿童节

□ 铜绿山矿 柳帆

“六·一”儿童节是一个充满童趣、开心快乐的节日,作为一个已为人母的70后,我此刻也不禁回想起那些遥远的曾经属于自己的儿童节。那时的儿童节虽然远不如如今丰富多彩,但记忆中曾写满的幸福和欢乐,让人一想起就倍觉亲切。

印象中,每到“六·一”,学校就会举办一些诸如唱歌、朗诵、跳舞等形式的庆祝活动,其中最常见的是合唱比赛,全班每一位同学都会穿上白衬衫,系好红领巾,穿上白球鞋,那是我们最潮的节日盛装。节日活动前,家长们将服装早早地洗干净,熨平放好,等到节日那天,再拿出来给孩子们穿上。那帆布面橡胶底的白球鞋特别难伺候,用肥皂洗过后不能直接暴晒,要在鞋面上小心地铺上一层纸后再晒,不然鞋面就会发黄,显得特别难看。实在不行,也只有拿白粉笔把鞋面涂白,勉强应付一下。

下午放假后,我和伙伴们就各自兴奋地跑回家,拿出积攒多时的牙膏皮去卖,换点零花钱用。那时的牙膏都是用铝皮制成,积到七八支时可以卖几分钱。于是家家户户的牙膏用完都仔细地收好,真是既环保又实惠,何乐而不为?为了积攒牙膏皮的速度更快些,每次刷牙我都会狠狠地挤上一长条,被奶奶发现后,挨了几记“爆栗”,痛了好久呢!

难得手上有五分或一角,大家就争着去买东西吃来解馋。其中最受我们青睐的零食就是宝塔糖,等到年纪稍长些,我们才知道宝塔糖其实不是糖,而是一种驱蛔虫的药。在那个年代,受条件限制,卫生环境也不是很好,所以蛔虫病非常普遍,小孩子又不愿意吃药,于是就把驱蛔虫药做成宝塔形状,配上甜甜的口感,小朋友们都爱吃。

现在的孩子,衣食无忧,生活富足,各式各样的玩具堆满房间,毛绒的、电动的、声控的,可拆可卸可变形,玩过几次就丢在一边,令人心痛。在我们那个年代,玩具是一种奢侈品。记得有一年儿童节,爸爸见我眼馋别人的玩具,狠

狠心托人给我买回一个“铁皮小青蛙”。那只“青蛙”全身绿绿的,整体造型活泼流畅,只要把发条拧紧,它就会蹦蹦跳跳地往前走,非常可爱。每次拿出去玩,总会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,让我很是得意了一阵子。“铁皮小青蛙”的质量也很好,后来又成了妹妹心爱的玩具,只是油漆蹭掉了不少,没有原先那么鲜艳了。

“六·一”不仅是一个节日,也是一个符号,不同的年代,赋予它不同的涵义。尽管属于我们的儿童节早已一去不复返,但儿时那美好的回忆却令人永生难忘,任时光匆匆流逝,此刻只想悄悄地对自己道一声“嗨,儿童节快乐!”

铜都诗抄

## 孩子的世界

□ 铜绿山矿 周晓燕

孩子的世界很大很大,从彩虹的这头走过彩虹的那头;孩子的世界很小很小,一只飞舞的蝴蝶就能带走。

我愿追随孩子的世界。假如孩子的世界是布娃娃,我愿是积木,给它搭个漂亮的房间;假如孩子的世界是风车,我愿是风,让它欢快地转动;假如孩子的世界是花朵,我愿是阳光、是雨露,照亮它前进的方向,滋润它幼小的心灵;假如孩子的世界是星星,我愿是云、是月,拥在怀里,温暖着它,呵护着它。

孩子的世界是色彩缤纷的万花筒,是千变万化的魔方……有时,我面对孩子的世界感到茫然,不知所措。我追寻着孩子的世界,我发现着自己的世界。

旅途驿站

## 走进三河古镇

□ 鑫诚公司 李煌

芳菲的五月,采风好时节。走近三河,源于文学摄影创作采风活动。当还是晨曦初现的时候,我们采风团一行40多人驱车前往久负盛名的皖中江南古镇——三河。

临近晌午,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行程,我们乘坐着大巴车到达目的地。站在“三县桥”桥头,眼前的景致已然让我陶醉。远远近近地看到三座桥横卧在小南河上,碧波荡漾的流水,承载着古镇的千年幽梦。虽然没有乌篷小船,但穿梭的游船演绎着昔日的繁华,也抒写着水乡的柔情与婉约。我随着前行的摄影采风队伍,开始走进真实的三河古镇。古镇几乎每一间临街的商铺都是原汁原味的民居风格,一切是那么自然、亲切。当看到熟悉的晚清徽式建筑风格的“马头墙”时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古镇处处透着醇厚浓郁的文化气息,也愈发地体味到别样的水乡韵味和幽雅风格。悠长的青石板路,被时光打磨得凹凸不平,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谧。

此时太阳当顶,古镇内游人络绎不绝,一派热闹景象。走进用青石板铺成的古巷道,我们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,斑驳的青石路,露出光滑的脊梁,见证着岁月的沧桑。三河古镇的巷道很多,每条巷道似乎都是相通的,我和几个摄影爱好者去过一次路,在巷道中漫无目的地穿梭却总能走到想要到达的地方。在民俗馆前,我们停下了脚步,那幽深的大庭院,层层叠叠,别有洞天。接着走下去,不经意间来到一座宅院,门楣上书“杨振宁故居”五个大字。“噢,杨振宁是合肥三河人?”我心里暗想着。据当地导游介绍,抗战时期,少年杨振宁转学到三河肥南中学读书,与母亲一同寄住在居于此处的外婆家,这里也成为杨振宁教授在国内的唯一旧居地。踏进“杨振宁故居”,前厅右侧贴有杨振宁的巨幅照片,厅堂内完整地陈列着一整套图片和实物资料,记载着一位科学伟人拼搏奋斗、孜孜以求的成功之路和一个海外游子风雨兼程、情系故土的赤子之心。

作别杨振宁故居,穿越南街,我们一行来到望月桥边。这是一座石拱桥,据说每月十五月圆时,只要到这座桥上望月许愿,你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。望月桥不远处便是有七层楼阁的“望月阁”,是三河的最高点。登高远眺,可以一览三河古镇的绝妙风光,可见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。桥因为水而别致,水因为桥而多情。此时的小南河,岸上低垂的杨柳、苍翠的毛竹,满河绿波荡漾,与两岸独特的徽派民居相映成趣,不远处的一座雕梁画栋的廊桥,与一座双孔桥相连,桥上亭台小榭,桥下龙舟竞渡,只见十多个龙舟健儿和着节奏强劲的鼓点,一上一下,呼儿嗨哟地划动船桨,转眼间向着望月桥驶去。

我缓缓地走着,顾不上欣赏古镇内醉人的风光,手中的相机不时地捕捉着沿途的风光和身边人物,因为我知道,只有多拍方能有好镜头。走出三河古镇时已近黄昏,轻轻流淌的河水,纵横交错的古巷,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,眷恋不舍和留恋之情油然而生。是呀,正是因为有了千年历史的积淀,才造就了三河古典的风韵;正因为有了抗日名将孙立人、物理学家杨振宁,我才知道原来这里人杰地灵。现在,三河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,成为了平常百姓度假场所,成为众多民间采风者创作的好去处。

离开时,我还是忍不住回眸许久。是的,三个小时的采风已将三河的魅力深深地烙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。我想,我还会再来!

心灵鸡汤

## 童年的梦想

□ 江苏淮安 谢祺相

童年的梦想,懵懂幼稚,但却最纯真。童年的梦想没有太多功利,是梦想最本真的状态。

我曾梦想变成一棵苹果树。那时我还没有吃过苹果,只见过商店里卖的,又红又大,着实诱人。于是,我经常站在菜园边一动不动,想象自己脚下长出根须深深扎入大地,头顶吸收细雨和露水,慢慢长出绿叶开出五颜六色的花,我那时认为苹果花是最美的。直到我长大一些,吃到真正的苹果,体会到又酸又甜的美妙滋味,才明白,作为一个人,是不可能变成苹果树的,人有着比苹果树更大的价值。

我的另一个梦想是戴红领巾。那时才四五岁,邻居家小姐姐放学回来,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,让我非常羡慕。她告诉我,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,我虽然听不懂,但觉得非常庄重,同时心里产生了对红领巾更加强烈的渴望。我想自己做一条红领巾,于是在家里翻找,想寻一块红布,可母亲的针线箩里,只有蓝的、白的、灰的布头,根本没有红色的。我想起了它是鲜血染红的,便找了一块白布,想用针刺破手指把它染红。那天我踌躇了很久很久,可最终还是怕痛,没有勇气扎破自己的指头,当然也没有得到红领巾。上学后,终于戴上梦寐以求的红领巾,我才明白,那鲜红的红领巾所代表的意义和责任,也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而脸红。

我还梦想变成一辆自行车。那次父亲带我去外婆家,在回家路上,那辆旧自行车爆胎了,由于找不到补胎的地方,只好推着车子往回走。当时离家还有30多里路,走了一会,我就走不动了。父亲把我抱起来坐到车子上,可又心疼没气的车胎,便一边背着我,一边推着车子慢慢前行。我在父亲的背上想,要是自己变成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就好了,父亲就可以骑着它,轻松地回家。等我长大工作以后想给父亲买一辆自行车,可父亲已经不复年轻,我担心他骑车会出意外,于是当年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。直到去年,我买了轿车,带着父亲和母亲出去开心地玩了几天,才总算圆了当年的梦想。

很多梦想是无须实现的,尤其是童年时代的梦想。但梦想的价值不一定在于变成现实,它就存在于美好的记忆里,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温馨,值得我们慢慢地品味,也许,这才是梦想的价值。

情感物语



【职工摄影】

## 管道深深

程玲(建安公司)

言之有物

## 让座,很难吗

□ 冶炼厂 黄年东

最近在报纸上、电视上、网上,我都能看到由“让座”引发的新闻讨论。一位妇女抱着孩子上车,站在一位坐着的年轻人面前,年轻人没有让座,惹怒了妇女的丈夫,便冲上去打了年轻人五个耳光,打得年轻人血流满面,年轻人一声不响地一直坐到站后下车。“让座”这个话题立即引起了大众的关注,随之而来的新闻源源不断:一位老人因为年轻女子没有让座而坐在了女子大腿上;一位小伙子给老人让座,老人不仅不说声“谢谢”,还说“你应该让的”,让小伙子感到十分尴尬;7名中学生在南京公交车上集体不让座,漠视一位老

大爷站在身边。

生活中,关于“让座”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出去玩时坐车,有的人看到我抱着孩子没有座位会主动给我让座,也有许多人视而不见。而我和妻子在车上要是看到有老人、孕妇或抱着小孩的乘客都会主动让座。也许有的人会认为我们是在装高尚,但其实我们只是想到了其中的难处,当我们家里有老人出门坐车,或是抱着小孩坐车时,会不会希望有人能够让座呢?给需要座位的人让座并不难。

记得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,课外活动

时老师常常会带领我们去孤寡老人家里去帮老人打扫卫生、做做家务,周末也会领着我们去上街打扫卫生,做“尊老爱幼、为人民服务”的宣传活动。现在,我再也没有看到学校组织过这样的活动了。如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,教育只重视分数,不再重视道德素质的教育。现在的学校教育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,拿个好分数。把学生变成了学习机器,分数的奴隶,成为功利之人。而正是现代教育对于道德素质教育的缺失,才造成了“不让座”这个现象的不断发生,让这个简单的事件不断引发讨论,变成了社会问题。

## 捡了一只流浪狗

□ 稀贵厂 晴川

加完班回家时,已经临近午夜。上楼梯到第四层时,一只小狗凑了过来,趴向我脚根,嗅我的鞋子。小狗的毛是白中杂黄,上面沾着黑灰,很脏。看情形,应该在外面流浪了一阵子了。

我吹了声口哨逗弄它,它昂首盯着我,很来神地冲我摇尾巴。我抬步继续上楼,它紧跟其后。我停下脚步,它也停住不动,继续张望着我。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,让人心生怜悯。

我决定暂时收容它。开了家门,用口哨招它,它贴了过来,在门口张望了一下,然后转身小心翼翼地四处嗅了嗅,这才缓步进了屋。

我把儿子早餐吃剩的半个鸡腿拿来喂它。刚放到地上,它就凑了过来,一口叼进嘴里,嚼了起来。那样子,像极了儿子,赶上好吃的,抢了再说,全无任何顾忌。

这狗小,很得人喜欢,也招人疼。只是不知道是与它主人走散了,还是被主人抛弃了。如果是被抛弃的,我倒很想与儿子商量一番,如果儿子答应,不如就此收养下来,跟儿子做个伴。这样即使我加班,一个人呆在家里的儿子也就有了伴,不会再因为一个人而感到孤单。

儿子曾跟我提过养狗的想法,但被我

否决了。不为别的,只因我曾经为养狗伤过心。

我儿时曾养过两只狗。一只纯白的,很小的时候,就被父亲从表叔家捉了来,跟我作伴。我为它取名“小白”。跟小白作伴的那段日子是我最高兴的时光。我起床上学,小白已经起来,看着我刷牙洗脸;我出门,小白就一直跟着我到学校;我放学,小白已经等在家门口,见我回来,小白就远远迎了上来,叼我的裤腿。

那时,父亲对我管得最严的是,不许我和其他同学下河游泳。小白似乎受了父亲的嘱咐似的,成了我的看守。有次,父亲上水塘去了,我和几个同学偷偷跑到屋后的水塘边,准备游泳。刚把衣服脱掉,老实地蹲在一边的小白叼起我的衣服就跑,我起身去追,刚追出没多久,父亲就开着车回来了。父亲恶狠狠地问我去干嘛了。我说,跟小白闹着玩。因为小白,我躲过了父亲的一顿暴揍。

一年、二年、三年,小白渐渐变成了老白。盯着我,跟着我,伴着我,成为老白全部的生活。后来有一天,老白一去不复返,据母亲说,老白是被别人捉去吃了。我为此伤心了大半年,哭过好多次,恨不得找那人拼命。

父亲见我难受,便又找表叔要了一只小黄狗。小黄狗到家不到三个月,我转学去了外地。不曾想,小黄却成了母亲的伴儿。父亲在外地工作,我转学去了外地,家里就剩下了母亲。母亲身体不好,怕小黄走丢,就拿条小绳子把小黄拴了起来,小黄极不情愿,又蹦又跳,拴到第3天,就开始不吃东西。母亲不忍心,把绳子解了,小黄这才恢复了生机,开始东颠西跑。母亲叹着气说,这狗就像你们这些孩子,拴都拴不住。

学校每次放假,我都会回到母亲身边小住一阵子。小黄见我也是不冷不热的,不管我怎么逗它,它都不理睬,只跟着母亲跑。收假后,我离开家,母亲送我。小黄一步都不肯多走,紧贴着母亲,母亲一停步,小黄马上收身,靠在母亲身边,不动了。对我的离开,小黄根本不在乎。它在乎的人,只有母亲。母亲说,幸亏有小白。

3年后,母亲一病不起。母亲病了,小黄也没精神,每天很少出门,只静静地守在家里。母亲躺在床上,一阵猛咳嗽,小黄听到了马上跑了进来,望着母亲,转一圈,见母亲没有说话,然后就出去了。

所有的医疗措施,最终没能留住母亲。不到60岁,母亲就走了。母亲走后,小黄也不吃不喝。等我们一家人从悲伤中回过神来,

发现小黄也不见了。父亲到处找,最后在院子里的一棵银杏树旁,发现了小黄。小黄也走了,肚子瘪瘪的,眼睛半睁着,身上落满了银杏树的叶子。父亲说,是母亲把小黄带走了。我们姐弟几个听后,好一阵伤心。姐姐更是哭成了泪人。母亲的晚年,真正在尽孝的,不是我们这些子女,而是聪明、懂事的小黄。或许,母亲要的根本就不多,只是希望我们这些子女陪着,但是我们没有做到,而小黄却做到了。

小黄走后,我再也不养狗。后来,我把这两件事讲给儿子听,儿子说,爸爸,我也不想养狗了。

只是今夜,捡到了这样的一只狗,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处理。天亮后,问问儿子,如果是与主人走散的,就贴个广告,想办法还给人家;如果不是,就收留下来,养大。

或许,这狗与儿子有一种天赐的缘分呢?我小的时候,有一只狗陪着我长大;我大了,有一只狗忠实地陪着母亲;渐近中年,有一只狗陪着我孤单的儿子,又何尝不可?起码在他的记忆记忆里,会有一种关于忠诚和信赖的记忆。

只是于心底里,并不希望,这只小黄相杂的小狗是被主人丢弃的。狗,也是一条生命,既然有了它,就有责任将它养好养大。